



边看边聊

电影《102岁仍未老》里,一位102岁的父亲,将75岁的儿子送往养老院,原因就是这位老儿子老气横秋,无所事事,死气沉沉,一个词:无趣。一怒之下,不愿意与无趣的老儿子一起生活的父亲,便采取断然措施,把无趣的人从眼前抹去。

把无趣的儿子送去养老院,这真是有趣的新闻。

无趣影响健康。要想获得健康长寿,必须远离这样的人。所以,这位老父亲所为,某种程度上,是值得击掌的。

生活中,我发现,无趣的人,基本没有朋友。如果跟一个无趣的人交朋友,坐在一起没有话题,即使聊天,也要很费劲地找话题,说出的话来,也是极为无趣,自己都感觉味同嚼蜡,甚至很累,这样的朋友,还是不要交了。

无趣的人,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不说废话。生活中是需要废话来填充的,我不是金口玉

言,怎么能保证自己说的都是无比正确的话呢?一个文友成家以后,才发现,老婆是多么的缺少趣味。他有时候会说一些单位里发生的趣事,她绝不会说。她最常用的句子就是:废话。那么短促,那么干脆,即使是标点,都是那么正确。于是,时间久了,他不说话了,她更少说了。再后来,他们分手了。

无趣的人,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一个朋友讲,他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人。当初定亲的时候,他害怕见这位准岳父。听一个知情人说,准岳父是一个不说话的人,严肃,多一个字都不说,一天都说了两句话。所以,要注意,不要多说话。后来见面,果然如是。一顿饭,很沉闷,很无趣,除了叫多吃菜外,就没有别的话题。那顿饭吃得满头大汗,后背都湿透了。他在想,这样无趣的家庭气氛,生在其中,该是多么的压抑,多么的可怜啊。

有趣的人,是一个有趣味灵魂的人。什么事,在他的眼里都是那么有趣。因为有趣,所以快乐。有趣的人,人缘好。我的一个文友,是一个这样的人,风趣幽默,人见人爱。有他的场合,经常爆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比他大的,比他小的,男的,女的,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他的家里,办公室里,或者是酒桌边,他是大家的中心。正像有朋友说的:无他不席。要是好久不见他会十分想念。

无趣的人,即使看风景也了无生趣。何立伟在一篇短文中写了一个无趣的人与风景之间的关系。人有生气,江山便有生气;人无意味,江山亦无意味。有几回到好地方,回来人问:“怎么样?”答曰:“不怎么样。”原因就是去的人里,有极无趣的人。此人将无趣传染给大家,亦顺便灭掉了风景。

可见,无趣是一种传染病,还会传染呢。

有爱好的人有趣,有人情味的人有趣,替他人着想的人有趣。中规中矩的人无趣,沉默寡言的人无趣,自私自利的人无趣。

见到一篇写黄永玉先生的文章,题目很妙:有趣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这是一个一辈子都很有趣的人。生活无论艰难还是平稳,他都本着有趣的心,寻找有趣的题材。他80多岁荣登时尚杂志《时尚先生》封面,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奥林匹克艺术奖”。几年前写了一幅大字卖了几百万,上面写的是“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他90多岁开红色法拉利,写自传体小说,开个人画展。他是黄永玉,他可能是中国最有趣的一个老头。

快乐的人生,应该是有事做,有人爱,有期待。这个爱你的人,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人。生活本来就够乏味无趣的了,那就找一些有趣的人,做些有趣的事,说些有趣的话,为生活添点有趣的佐料,活出趣味人生来吧。

## 无趣

周恒祥

欣闻93岁的颜梅华先生将于朵云轩举办首次书法展,令人不免叹服于这位国画大家艺术生命之生生不息。

颜老早年即负盛名。上世纪40年代,他被称为海上连环画“四小名旦”之一。后追随颜文樑探西画之精微,又师承吴湖帆取传统山水、墨竹、墨荷之大义,同时借鉴虚谷、吴昌硕、江寒汀、来楚生等人笔法,悟花鸟之灵气,博采众

间断。六十岁后专攻草书。以黄庭坚为体,集张旭、怀素之长融为一炉,苦学修炼,手摹心追,于失败、挫折中持守演进,逐渐成就了今日之“颜书”面貌。

观其书,结体严谨,用笔放肆奇逸,气势浩荡,一气贯通。草书至唐,已臻成熟,自我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体系。颜老反对无根据的、脱离历史规范和传统原则的妄动,名为“创新”,其实是误入歧途。他的草书,看似信手拈来,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变百出,实则其笔法,以至于线条、图式及章法皆有“法”可寻。其书法作品里,时时闪现着山谷道人的洒脱、张旭的癫狂、怀素的结体、讲究之身影,于“法度”之中,古风内含。

中国书画所强调的

“书画同源”,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和书法源于一处,更揭示了书与画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的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中国画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画”出来的。所以,现代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曾云:“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体现在颜老书法中,充满了“书中

有画,画中有书”之况味。观其书写,一管软毫在手,驰骋自如,运笔仿佛是在作画;而观其绘画,则放笔纵横,圆转顺行似在书写。他曾语笔者,草书笔法在花鸟写意画

## 艺术之树常青

周斌

在近乎一生的丹青生涯中,他大半辈子又与书法缠绵不止。这也许得之于一代宗师吴湖帆对他的谆谆垂诫:“画可以三天不画,书法却不可一日不画。”颜老对书法的初始练习,开始于对传统的尊崇。6岁时他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毛笔字,从晋唐碑版到宋元帖学,数十载几无

线条之韵,不仅是他心境的一种自然流露,也随性地展示了他的审美襟怀。

近年来,作为其弟子,笔者常踵门叩教。每每总见老人临池不辍,醉心于翰墨。有时,他又像个老顽童一般可亲。一次,他为小品画题跋,笔者说,颜老,你手中的笔头都开花了。他哈哈一笑,说开花笔写起来蛮有味道呢。晚年他更追求一种笔意的拙朴苍古。他说,这和他的画意相映成趣。

这次书展的五十余件作品,均为颜老今年所书,而其中有一半是他自己多



线条之韵,不仅是他心境的一种自然流露,也随性地展示了他的审美襟怀。

年来所作的题画诗,令人注目。譬如为一幅山水画所题七绝:“半山烟雾半山晴,幽壑兰芳涧水清。采药归来云隐路,黄鹂歌唱我疲行。”清新质朴,富有生活情趣。他曾自我戏言画

第一,书次之,诗为三。诗书画三者的结合,是中国艺术的特质。在当下许多画家只注重绘画技巧,不会书法更不会作诗的今天,颜梅华先生书法让我们领略了其丰厚的学养和孜孜不断探索艺术的生命律动之郁郁生气,同时,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熠熠光辉。



不会书法更不会作诗的今天,颜梅华先生书法让我们领略了其丰厚的学养和孜孜不断探索艺术的生命律动之郁郁生气,同时,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熠熠光辉。

## 向阳

顾耀佐 摄

后,您会永离我们啊。

不知你爸的手机还能不能打通,打一个试试看,也许能。母亲见我拿着手机呆呆无语,一半是安慰,一半是幻想。我一口气输入11个数字,然而,电话那头的人告诉我: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父亲的手机号是空号!空号了,打不通了。母亲又是叹气:哪能好接通阴阳世界的电话不造出来!

是啊,那种电话还没造出来。我多想再接听父亲的电话啊,哪怕就一个“喂”字也是好的,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接了。

可是,父亲的手机号是空号了。

再过几天是父亲的周年祭了,与母亲商量祭拜事宜,母亲长叹一声,问我:梦到过你爸没?我答有,但都是很模糊的影子。母亲眼睛有点湿:不知你爸在那边怎么样,需不需要添些东西,要是成服时化给你爸的那个手机真能用就好了,你爸那么爱打电话,他会打电话告知我们的。

是的,父亲生前是多么爱打电话啊!2000年,我们买了房后搬离了老家,父亲隔三差五就会有电话过来,问我家里有需要他做的事吗?水龙头有没有漏水的?电灯有没有不亮的?说有事了马上给他打电话,他立马过来修;有时,父亲会在电话那头说:回来吧,你妈裹了粽子,或者做了塌饼,又或者山芋挖好了,青菜挑好了,那是叫我去拿去吃的。那些年,每次接父亲电话,我的心里都会涌起暖意。

后来,父亲病了,没了行走自由,吃喝拉撒都需要人,为了照顾父亲,儿女间搬近了,只有楼上楼下之隔了,我一天无数次下楼去看他,陪他聊一些老家的旧话题,说一些外面的新鲜事。但是,卧床的父亲还是离不开电话,只要我不在跟前,电话马上就会打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是否马上下来了,有时我正在忙,父亲电话也忙,似乎病魔让他瘫了左手,留着右手就是为了方便给我打电话的。时间久了,次数多了,我接父亲的电话不紧了,手头有事时,接通了就会说一句:爸,我在忙。父亲很知趣,马上就会挂断。

前年盛夏,母亲生病住院了,姐妹俩实在忙不过来,只好送父亲去护理院暂住。那天,我看完父亲后骑车去母亲住的医院,刚出护理院门,父亲的电话就过来了,接通了,说没事,就是想回家。挂了电话继续开车,才过两个红绿灯,手机又响了,还是父亲,我说您别急,等妈出院了我就接您回家,啊!父亲马上说“嗯”。可电瓶车刚启动,铃声再次响起,一看,还是父亲的,我有点气恼,不接,连着三次不接,心里暗自埋怨:说好等妈出院了就来接的,做啥一个接一个地打呀。

也许,父亲还记着那些拒接的电话?所以,一年了,父亲不愿意和我在梦中说话,怕打扰了我的睡眠?父亲生前一向很倔,可是,爸,您知道吗,那次拒接您电话,是因为我急着要去看母亲,我怎么想得到,一年



七夕会

## 上海曾有家「山西医院」

李勇斌

近日,笔者淘得一份距今已有69年的历史档案。该档案A4纸大小,一共三页,虽然纸张早已泛黄,但书法漂亮,内容翔实,细细读来,慢慢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的山西医院逐渐浮出水面。

上海山西医院,建于哪一年?位置在哪?查询《上海市志》《上海卫生志》等相关资料,未见记载该院历史信息。为了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笔者继续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一张老报纸上找到了答案。

这张老报纸是民国28年(1939年)1月27日出版的《新闻报》,刊登了几乎半版关于山西医院的广告,大致描述了该院相关信息,十分难得。报纸内容显示,该院建于1931年,是一家政府注册

的正式医院,开设外科、皮肤、喉科、戒烟等科室,还首创电除根治刺花、狐臭、乳蛾等诊治科目,全天应诊诊金六角,地址在上海市浙江路56号。

1939年的上海,除租界外已被日寇占领,山西医院位置幸在租界内。报纸上有这么一段话令人欣慰,“现值非常时期,本院为拯救同胞疾苦起见,新设经济疗法,视病情轻重由十元至三十元为度,一经言明,医愈为止。本院创立八载,治绩经验中外咸知,绝非投机者流借经济美名吸引病家,敢以名誉担保。”

通过该报还可得知,当时山西医院院长是张志坚、医务主任是张之毅,女医主任是冯友琴,在依据笔者收藏的这份档案记录“之毅代理山西医院院长已历两载,今因体弱多病不胜烦琐,当请敝院股东会另简贤能以便休养,已得全体股东同意准予辞职并聘增辉担任山西医院院长……”由此推测张之毅是1948年担任院长,应该是第二任院长,继任者路增辉是第三任院长。

1946年“浙江路”改为“浙江中路”。《黄浦区志》记载“1957年2月山西医院和真心医院合并组建黄浦区医院”,至此上海山西医院一共存在了26年。

没学过主持,女儿咪豆却成功主持了校艺术节文艺汇演,这便罢了,竟还在接下来的省小主持人大赛中一路晋级。嗯,在此,我想说说她的导师……在其中受到的影响程度。

没错,这位导师,就是我。这次,要不是她爸吆喝:“打住打住,要比赛的是咪豆,不是你啊。”我就跟着她把自己炼成朗诵家了。

这几年,跟着咪豆混来混去,深感现在的我,已大大不是原来的我了。原来的我,腼腆内向,中庸低调,成天像隐居在生活褶皱里的虫蛹似的,只求一个现世安稳。现在的我呢,几乎变成《好汉歌》中所唱的那样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哇,风风火火闯九州哇……

小时候,常听人说,谁谁谁,越来越像她妈了。鉴于这种对成长的粗略概括,我期待的,我的孩子,最好别像我。妈妈与孩子性格习惯上多少会相互影响。想了想,我决定向她那边

“成长”,也好顺便看看,自己是否还有什么潜能。

咪豆和我很不一样,她活泼大胆,爱挑战。进入小学不久,就凭着自己的能力,当上了班长。但是,这事和我没多大关系。但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很快,我发现连娃娃她娘,也被湍到了,甚至遭到过某些滑稽的威胁……

“你怎么这么会坑妈?”“你可以的。”她笑嘻嘻地说。

可是,这得写脚本、摄像、录音、剪辑、配乐、合成……天,想想就头大。周围也有家长做这件事,他们竟请了广告公司。我深感比不过那些大财团,干脆省去麻烦,自己做做,交给老师一个尽心尽力得了。熬了两天,交差了。结果,区三等奖,校一等奖。我很满意。瞟了眼区一等奖

至遭到过某些滑稽的威胁……“你怎么这么会坑妈?”“你可以的。”她笑嘻嘻地说。

可是,这得写脚本、摄像、录音、剪辑、配乐、合成……天,想想就头大。周围也有家长做这件事,他们竟请了广告公司。我深感比不过那些大财团,干脆省去麻烦,自己做做,交给老师一个尽心尽力得了。熬了两天,交差了。结果,区三等奖,校一等奖。我很满意。瞟了眼区一等奖

## 被孩子带着乘风破浪

桑飞月

作为妈妈,我没有什么资历供她去拼,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去支持她。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初中生犟不怕虎。身为老牛,我也只能两眼一闭,尥蹄子跟上!

去年暑假,她从班主任那里接了个为“美丽杭州代言”的任务。要我以她为主题人物,拍摄制作一个四分钟以内的视频。

“你怎么样会坑妈?”“你可以的。”她笑嘻嘻地说。

可是,这得写脚本、摄像、录音、剪辑、配乐、合成……天,想想就头大。周围也有家长做这件事,他们竟请了广告公司。我深感比不过那些大财团,干脆省去麻烦,自己做做,交给老师一个尽心尽力得了。熬了两天,交差了。结果,区三等奖,校一等奖。我很满意。瞟了眼区一等奖

## 养育

向她那边